

●李伦新 著

上海爱情

SHANGHAI AIQING

LI LUNXIN

ZHONGDUANPIAN

XIAOSHUO XUAN



李
伦
新
中
短
篇
小
说
选



文学

上海爱情

李伦新中短篇小说选

●李伦新 著

I 247.7
L494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爱情: 李伦新中短篇小说选/李伦新著. 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0. 12
ISBN 7-80616-955-5

I. 上... II. 李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3764 号

上海爱情

——李伦新中短篇小说选



作 者——李伦新

责任编辑——徐智明

封面设计——范峤青

出 版——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文庙路 120 号)

电话: 63779027 传真: 63768540

印 刷——句容市排印厂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9.5

字 数——22.3 万

版 次——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3000

书 号——ISBN 7-80616-955-5/I·338

定 价——16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李伦新(耕夫)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。1934年12月30日生于南京江宁县湖熟镇前三岗村。不属牛却和牛结下了不解之缘,颇具牛性。青年时期就以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为座右铭,常用笔名耕夫,书斋名乐耕堂;喜爱收藏各式各样牛的雕塑绘画等。50年代初发表处女作《闹钟回家》,接着先后发表了《青春的火焰》、《开除》等小说多篇,为当时的上海市青年文学创作组小说一组副组长。1958年3月到农村劳动;1960年5月去外地继续劳动,期间只要有可能就读书学习,当时曾发表小说《父与子》、散文《龙船坪漫步》等。后来长期搁笔,但始终迷恋文学。1979年重新回到上海,在上海市南市区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统战部部长,被选为南市区区长、区委书记,1993年3月调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,被选为常务副主席,坚持业余时间过过笔瘾,练练笔,以多个笔名发表随笔散文,并在报刊开设《乐耕堂随笔》、《耕夫随感》等专栏。不再担任主要职务后,创作发表了中短篇小说《候鸟之旅》、《不老的爱情》等作品(详见后面)。

李伦新主要作品目录

《爱的咏叹》	小说散文选集	华夏	1991.12 版
《梳头姑娘传奇》	长篇小说	上海文艺	1994.12 版
《梦花情缘》	长篇小说	中国文联	1998. 2 版
《银楼》20 集电视连续剧、长篇小说 (与人合作)		上海文艺	1998. 7 版
《李伦新随笔散文选》		学林	1994. 4 版
《思辨墨录·李伦新随笔散文选第二集》		学林	1996.12 版
《心海浪拍·李伦新随笔散文选第三集》		学林	1999. 2 版
《上海新话·李伦新随笔散文选第四集》		学林	2000.11 版
《上海爱情·李伦新中短篇小说选》		学林	2000.11 版
《东方小故事》150 集电视连续剧的策划人之一,并执笔撰写《凿壁借光》、《岳母刺字》、《孙中山改装》、《陈毅吃墨水》等剧本和《建设者之歌》等报告文学多部。			

序

王安忆

将老李的小说称作习作,大约是不够恭敬吧。可是,倘若要知道,老李几十年如一日,坚持学习着写作,世事浮沉,从没有间断过练笔,这“习作”两个字就不那么简单了。这些笔法简单,近乎天真的习作,自然远未形成风格一类的品质,但是,其中却怀有着对生活的亲切的感情,它显然出自善良之心,于是,它便也有了一种格调,就是温暖。

像老李那一辈的人,多是心地纯真的。他们的成长时期,正处在陈旧的社会向新生蜕变的好日子里,阳光灿烂,阴霾一扫而尽。又是布尔什维克的信仰者,就更是自觉地净化心灵,上升个人的精神。那一辈的人,都有些像孩童,心无杂念,是非分明,对世界抱有热望。而老李呢,是个性情温柔的人。温柔,其实也是一种执著,它坚执宽和的态度,任何境地,都抵御着暴戾的侵噬,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明朗的信念。所以,你就能解释,经历了世事动荡的老李,至今依然身心平衡。他看人看事,总是看到好处,温暖处,积极处,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希望,才会执迷于文学。因为在文学里,他可以有自由,将生活刻画得更好一些。我想,大约这就是老李坚持不懈地写下这么多习作的原由。

序

在老李最初的, 50 年代写下的小说里, 有一篇《闹钟回家》, 写一名年轻的钟厂工人, 带了工厂的新产品, 回到家乡探亲。家乡已经大变样了, 成立了农业社, 最穷困的农户也翻盖了新房, 白粉墙上挂着丰收图, 而他带回家的闹钟却停了摆。他惭愧地提早结束了假期, 赶早班车回城, 决心要发动工友同志们, “让大家一起来检查, 一起来开动脑筋,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, 创造出又多又好又便宜的闹钟来。”这篇小说使人想起那个朝气蓬勃的年代, 就像小学一年级课文里唱的那样: “小斑鸠呀咕咕咕, 我家来了个好姑姑, 和我吃的一锅饭, 和我住的一间屋!”城乡联合, 你追我赶, 建设国家, 一派欣欣向荣。这篇小说很能表现老李的心境, 他真就是这样明快与单纯的。而且, 他将这心境一直保持下来。1988 年写作的《心吻》, 写的是一名市长的信访接待日, 等待接见的上访者里, 竟然有他的妻子。虽然很觉尴尬, 但市长依然循章办事, 接待了这位特别的上访者, 他妻子是以一个市民的身份, 前来提醒他警戒官僚习气, 保持清醒头脑, 并且送上自己写作的书稿《历任市长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》, 于是, 这一对渐生龃龉的夫妻在此消除了隔阂。这一篇小说有一股“50 年代风”, 人是 50 年代的人, 关系是 50 年代的关系, 律己, 利他, 公心为重。这一类领导干部的故事, 老李写了不少: 1982 年写作的《石库门里的笑声》, 写了一个自称是“服务公司服务员”的郑科长, 为邻居打扫弄堂; 同年写作的《甜甜的无花果》, 写的是一位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子, 他也是称父亲为“服务公司服务员”, 他坚决不享受任何特权, 反要求父亲“为他开‘后门’”, 进了地处郊区的制药厂, 安排到最脏最累的环化工段”, 并且与一名普通女工缔结百年之好; 还有写于 1982 年的《收回成命》, 是一位以社会公德考察干部的组织部长; 1991 年的《爱人》中, 区长的忘我工



序



作,终于感动了妻子,在风雨之夜敞开家门,容留了危屋里的居民。当然,老李也写坏人坏事,切莫以为老李是软弱的。50年代,与那篇《闹钟回家》同时期写作的《开除》,就写了一桩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,不惜损害工人权益的故事。虽然故事的结尾很凄凉,被开除的老工人自杀了,但全体工人拍案而起,与官僚主义展开了正面斗争,最终还是邪不压正。这就是老李温柔性格的另一面,他嫉恶如仇。他在歌颂美德的同时,并不忘记指责丑行。他在《甜甜的无花果》里,也写了一个卑鄙的高干子弟,过河拆桥。这确实有些简单化,方才说的,像孩童,这些小说呢,也更像是习作。可老李又不求“玉堂金马登高第”,他只为抒发胸臆。他的抒发到底也感染了我们,让我们知晓了一个经纬分明、清浊分流的世界。

然而,老李毕竟不是孩童,在他简洁的爱与憎底下,实是有着一个渊源,就是城市平民阶层对日常生活的祈愿。我不说老李有悲悯之心,这“悲悯”两个字对于老李太隆重了。老李是平凡而且亲近的,他适宜于“理解”、“同感”、“同情”、“将心比心”这一类比较贴切的字眼。老李曾经在上海的老城区担任父母官,至今他还生活在那里,那个地方,以他在《爱人》中的描写,就很像:“每当火球般的太阳西斜了,减弱了,人们就呼地从拥挤的棚户筒屋里冲出来,在人行道以至马路边上占领一席之地,躺椅、竹榻、板凳之类摆得满满的,无论男女老幼,都最大限度地裸露了肌肤,以各种姿势让身体尽可能舒适些。”还有1989年所作《绿窗幽梦》中的那条梦花街,狭长,弯曲,砖墙瓦屋,鳞次栉比,屋顶开着老虎天窗,门窗相对,窗台上架一块木板,就可隔街打乒乓球,晾衣服的竹竿也是这么架着的。这条梦花街在1990年的《爱的咏叹》里面,又加了一番描述:石库门,板壁墙,三层阁,亭子间,叠床架屋的,夫妻夜里

打骂,隔壁听得一清二楚。再有,2000年作的《不老的爱情》,里面那条筷子弄,小孩子一作堆长大,有认摇篮亲的,也有结夙怨的。那地方的人呢?倒是有些来历的。像《爱的咏叹》中那位杨莹,做服装生意的,她的母亲年轻时在大户人家做女佣,和大少爷爱上,硬是叫东家逐了出去,情郎一怒之下,离家出走,那女佣后来嫁给一个清洁工,生下了杨莹。《不老的爱情》里,美玲的爷爷,早年在法商电车公司当有轨电车售票员,“那八路有轨电车铛铛铛地在外滩开来开去,车上各式人等齐全,他能分辨得出各人的身份,职业。”《绿窗幽梦》,美芬的父亲是茂兴五金店老板的出身;雄飞的父亲,则是轮船上的大副,上海解放前夕,船正航行在公海,随船去了台湾……这些颇有家世的人们,聚到了这里,多少是有些落魄,没有挣上中间阶层,过着劳动为本的寻常生计,生活显然是拮据和窘迫的。可是他们倒也没有气馁,还很起劲。像《滋味》中的那名沈老师就是个典型。沈老师也是梦花街的居民,他为犒劳怀孕的妻子,下大决心去买蟹,谁晓得挑蟹不当心,弄脱了人家一只蟹脚,被卖水产的小贩敲了记竹杠,花20元钱买回了这只蟹脚。老李写沈老师烹制这只蟹脚可真是很精彩:“先用小铝锅放适量自来水投入蟹脚,煮沸至熟,捞起,静置片刻,稍冷;尔后用钳子小心翼翼地把壳夹开,再用针慢慢地将蟹脚的肉剔出来。哈哈,幸运之神并不趋炎附势,也会光顾寒舍,给自己带来好运气。这蟹脚的肉还真不错呢!虽说只有一丁点儿,倒是挺鲜嫩的蟹肉。他把这珍贵的蟹肉置放于一只蓝边碗中。这粗瓷碗常常使他想到博物馆的出土文物。他往碗里‘打’了两只鸡蛋,加适量清水,放少许精盐,用筷子不停地‘甩’,直到均匀并用筷子‘挑’一下试了试,符合操作规范了,这才放入锅里隔水蒸。”你看,他们生活的也不坏,而且,不损

失尊严。

所以,虽然是习作,可其实已经具备了文学最要紧的素质,就是人生观。老李的人生观,率真地反映在他的小说里,读这些小说,就读到了老李的心底。繁杂的人事,经这心底的折射,就变得单纯和温柔。老李像一个认真的小学生写日记一样,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着,生活里的好和坏,是和非,快乐和难过,失望和希望。我说他是习作,还是指这个,老李的态度。老李总是说他在写作上,是一名学生。当然,我说,是一名好学生。

2000年5月19日 上海



序



目 录

序	王安忆(1)	
“洋牛”传真	(1)	
“锁王”新传	(13)	
不老的爱情(三篇)	(25)	
好囡	(25)	
布偶	(38)	◇
阿婷	(52)	◇
滋味	(68)	
句号	(75)	
中秋之夜	(81)	
在软卧车厢	(96)	目
候鸟之旅	(109)	
不仅是忏悔	(187)	录
飘逝的彩球	(213)	
收回成命	(218)	
心吻	(220)	◇
幕后戏	(233)	◇

玫瑰愿	(244)
爱人	(259)
绿窗幽梦	(270)
闹钟回家	(283)
开除	(286)
永远的习作——代后记	(293)



目
录



“洋牛”传真

我收到的这封信,是从广西的一个边远县城特快专递寄来的。拆开一看,哦,原来是要我帮助寻找“洋牛”的。就像一块石头扔在平静的湖面上,这封信在我的心海中激起了波涛,顿时想到那疯狂的年代,种种荒唐的事情。在我当时劳动的这家只不过九百来人的制药厂,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一百多个“牛鬼蛇神”,关在“牛棚”里,由一个叫“鬼见愁”战斗队的头头看管。据说这位姓穆的造反派头头是毛遂自荐,说自己从小在山里放牛,对付牛很有经验,只要拽紧牛鼻子,狠抽牛鞭子就行。这位穆头头还喜欢给别人起外号,“洋牛”、“土牛”、“蛮牛”,都是他给起的……

信上说,制药厂最近进口了一批设备,其中有德国的,波兰的,还有挪威的,外文资料一大摞,翻译成中文发生了困难,在当地到处寻访能翻译的人,至今还有几份外文资料无法翻译,影响了设备的安装和投产,真是急煞人!有个老工人忽然想到那个“洋牛”,是当年从上海来支边的,在制药厂任资料室主任,懂七国外文。“文革”中被揪了出来,关进牛棚,监督劳动,但他还常常在叽叽呱呱地念洋文,连上厕所的时候也口中念念有词,甚至在批斗会上也看到他的嘴唇在不停地翕动



……造反派穆头头叫他为“洋牛”，多次被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。后来他突然消失了，有的说是外国的亲友施加影响将他“弄”走的；也有的说是来中国访问的外宾点名要见他，于是连忙把他打扮一下接去了，神秘兮兮的，再后来就失去联系，也就没有他的通讯地址，查来查去，查到了我这个“洋牛”的“棚友”，就是说当年我曾经与“洋牛”关在同一个“牛棚”里。我们关在同一牛棚，睡在同一个被窝，他被称为“洋牛”，因为我不懂外文，土里土气地被穆头头叫作“土牛”。现在，他们写信给我这个“土牛”，请我务必帮助他们找到这位“洋牛”先生，无论如何要为他们翻译一下外文资料。言词是恳切的，心情是迫切的。

我捧读这封信，真是感慨万千，“洋牛”的形象，他的音容笑貌，顿时从我的记忆深处突现了出来。这个矮小而又瘦弱的老头儿戴一副阔边深度近视眼镜，脸庞就显得更小了。天庭倒很饱满，只是过早地谢顶了，从来也没有见他戴过帽子，“高帽子”除外。他和我同时被关进“牛棚”，监督劳动，除了每天扫马路、冲厕所、打扫卫生外，就是养猪，是造反派专门“安置”牛字号劳改才盖的养猪棚。“洋牛”本名刘英俊，毕业于圣约翰大学，对外文痴迷心醉，还主动要教我英语，我哪还有这兴趣？他说现在学英语是最好的时机，教我的第一个句子就是“从牛棚到猪棚，两点一线”。可是我根本就学不进，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。他自己还是暗暗地外文书随身带，随时都在读或默，天天如此。有次开批斗“打”（大）会，他被押上台，他的嘴唇在不停地翕动，忽然有人喊“打倒死不悔改的‘洋牛’！”“砸烂彻头彻尾的洋奴的牛头！”于是，拳脚交加，打得他鼻青脸肿掉了两颗牙齿，嘴里还含着血，回到牛棚却又念起了我也听不懂的外文。我劝他别念了，躺下休息吧，他笑着摇摇头意

◇
◇

「洋牛」传真

◇
◇
◇

味深长地说：“我这一读外文就能止血止痛，比吃药有效，真的。”我只能相信他这是真的。不过，夜里，他还是发了高烧，头上冒冷汗，身上则滚烫，看到他枕边放着本波兰语教科书，微闭着眼睛默不出声地在念着，我的眼眶湿润了！第二天一早要我们牛棚里的“牛鬼”都去煤场卸煤、运煤，这可是在露天干的重体力活，天又冷，还下着小雨，刘英俊怎么吃得消？我要去为他请假，但他摇摇手阻止了我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拦腰系了根绳子，把裤脚管也扎紧了，我陪他顶风冒雨来到医务室，让值班的韩医生量了体温，他说：“我不为难你，你只要证明病情，不必开假条。”这韩医生在“文革”前向刘英俊学过日语，愤愤地说：“不！你就在我这里躺着，我还要为你吊针呢！”后面还讲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日语。

就在“洋牛”这次病后不久的一天早上，我们九十几个被关在牛棚的人，排着队听训话，尔后齐声读最高指示，接着跪下请罪，最后再听训话兼分配劳动。这个姓穆的造反派头头特别喜欢训话，训起来就没完没了，唾沫四溅，讲错字闹笑话还不准别人笑，这天他好像情绪特别高，讲着讲着就点名训人了，点一个还要人家站出队列低下头说“罪该万死！”他语气一转，说“别的人都去好好劳动改造，‘洋牛’留下来有事！”

我朝“洋牛”望了一眼，他好像有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悲壮神情。这一天，我，还有好多“棚友”，都在为“洋牛”担心，他不会遭到……？我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深夜，劳累了一天的棚友们大都睡着了，“穆头头”突然把强烈的手电筒光柱照进了“牛棚”，照到了老吴这个被称为“蛮牛”的技术员的脸上，他正想用被头蒙脸，就被喝令：“走！”两个彪形大汉上来架了他就走。

整个牛棚都笼罩在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中。不一会，就从



篮球场方向传来“救命啊”“救命啊”的喊声。“洋牛”用英语讲了句“无法无天！”尔后是长长的叹息。篮球场方向的喊声渐渐微弱了，直到听不见时，我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老吴被送回牛棚，可是，盼呀，盼呀，老吴终于没有回来。老吴被活活打死了！这消息是第二天早上“请罪”时，由“穆头头”证实的。他背着手，踱着方步，在请罪的队列前发表他长长的训话，说到“谁不老实就只有死路一条”时，举了老吴的例子：“你们要是像姓吴的那样，不老老实实地认罪、改造，就只有死路一条，死了也要批倒批臭，明天就要开他的批判会！你们每个人都要写对他的揭发批判材料！……”“洋牛”为老吴被活活打死，在夜里把头蒙在被子里哭了很长时间。他告诉我说，他用老吴精通的英语对这冤魂讲了半夜话……此刻“洋牛”被单独留下来凶多吉少啊！

想不到奇迹发生了！造反派穆头头一反常态，对“洋牛”笑脸相待，客气地请他到“鬼见愁革命造反司令部”，又受到张总司令的热情接见，让座上茶，如外宾礼遇，还问寒问暖。使“洋牛”如坠五里雾中，叮嘱自己要清醒，不能受宠若惊！终于言归正传，原来，几个造反派司令部迫于形势，成立了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联合指挥部，打出横幅贴出标语，说是要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，口号喊得震天响。不知是谁忽然想起了三年前，从波兰进口的成套设备，是为了从当地山区一种野生植物中提取化学制药原料的，运到厂里恰逢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就一直让它在仓库里睡大觉。这次要抓革命、促生产了，造反派头头才想到，要是把这套设备安装投入生产，一定是巨大成绩、特大喜讯，于是，连夜开箱连续奋战，以实际行动表忠心。可是，这套设备的技术资料全部是没有人能认识的洋文！问遍了造反派中的每一个革命战士，都摇摇头不作声；便把走资

◇
◇

『洋牛』传真

◇
◇
◇

派中站队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的人找来，还是没人认得这洋文，向其他单位的革命战友们求援，也毫无结果。这可把造反派头头们难住了，“妈的，老子造反成功了，世界一片红，统统都要用中国字，不准用洋文。”穆头头又气又急地骂了半天，当然毫无用处。怎么办？

穆头头脑子里忽然映现出“洋牛”的形象，他不是懂七国洋文吗？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，勒令他老老实实地把洋文翻译过来，要是敢不老实，就对他采取革命行动！张总司令毕竟水平高，对姓穆的小头头这种做法不屑一顾，明确指出由他亲自接见“洋牛”，对他晓之以理。于是，一个关在牛棚的“洋牛”就破天荒第一次被请进了指挥部，待之以礼。

“老刘啊，据说你还是比较重视学习的，最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布了新的战略部署，狠抓革命，猛促生产，你一定学习过了吧？要以实际行动紧跟啊！你说对哦？”张总司令态度是诚恳的，口气是和缓的，还令人有几分亲切感。

“报告张总司令。”“洋牛”经穆头头严格训练，回答问题时先来个立正报告说，“一号牛棚第十七号被揪出来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刘英俊，其实只稍微懂点外文，根本没有权威，当然就不存在反动问题了，望张总司令明鉴。”

“好好好，好说好说，现在交给你一项光荣的革命任务，只要你好好干，完成以后什么问题都好解决。”张总司令急于直奔实质性内容，就把一叠外文资料放到“洋牛”面前说：“呶，你赶快把它翻译成中文！”

“洋牛”盯视着桌上的这份波兰文的产品介绍，半天没有反应，其实是在考虑怎么对待这突如其来的“光荣革命任务”。

“怎么样，这可是对你的考验啊！”张总司令不耐烦地说。

“我的波兰文不怎么样，是自学的，恐怕翻不好。”“洋牛”

